

学术研究文丛（第一辑）

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

张元卿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学术研究文丛(第一辑)

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

张元卿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责 编:朱 屹
助理编辑:李永明
复 审:落馥香
终 审: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张元卿著.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2

(学术研究文丛. 第1辑)

ISBN 7-80598-435-2

I. 民… II. 张…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民国—文集 IV. I20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289 号

学术研究文丛
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
张元卿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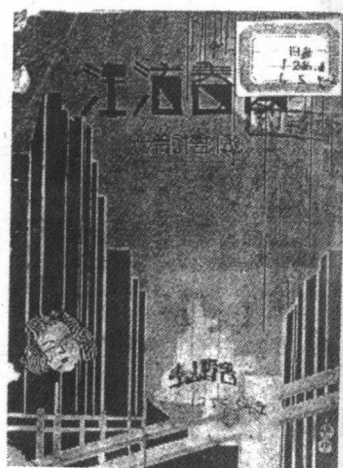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375 字数: 2700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套)

*

ISBN 7-80598-435-2
I·178 定价: 238.00 元(全套)



北派通俗作家作品书影



《三六九画报》



《一四七画报》



刘云若(右)与吴秋尘



刘云若作品书影

織鴨試點雙紅豆
喚得芳牀續相思

『紅豆相思記』正

集，是書的剛開始，
而『續紅豆相思
記』才是書的正緊張
時期，男女主角都已
顯露頭角，韻事豐開
，春色無邊，如花美
谷，似水流年，纏綿
悽惻，百讀不厭！訂
一厚冊，實售八角，
寄費一角。

十年一覺津沽夢
贏得鶯花片片飛

李山野著長篇社

會小說『津沽春夢
』上下兩冊實售八角

處世奇術 實售一元

演講術 售二元二角

世界名人逸事

正續各實售七角

結婚的教育 實售七角
老白薯 二集 共八角

十二金錢鏢 二集 共八角

八至七卷各售七角
九兩卷各售六角

聯鏢記 一二卷各售七角
第三卷售六角

武林爭雄記 一卷售七角
一冊售六角

碧血鴛鴦 一冊售六角

蜀山劍俠傳 各售八角
一至三集

青城 各售九角
一至十集

雲海爭奇記 各售九角
一至十集

情海斷魂記 共售三元二角
三集

春風回夢記 售一元二角
一冊

歌舞江山 兩集 售一元六角
一冊

光秘記 實售一元八角
一冊

難為情 實售八角
一冊

注意

外埠來函購書照價另
加一成匯兌不便郵購
代洋來函寄款務請掛
號為妥 本店謹啓

四十年代，天津昌明書店的“新書報告”

张元卿其人其文(代序)

范伯群

张元卿要我为他的论文集写《序》，我是乐于承担的。因为在学术上，我与他有点“血缘关系”。

最近，由我主编出版了一部 140 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我的合作者除两位是我的老同事外，其他的都是我的博士生，或是与我合作研究的博士后。他们现在都是教授或副教授了，但过去我们总有一段师生的情缘。称他们是我的“老学生”，也说得过去。在这几乎是清一色的博士作者群体中，只有张元卿是我的硕士生。这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可以说，他是以其刻苦的努力，挤进了我的脑海，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张元卿投考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笔试合格后，我对他进行了口试，我才知道他大学本科学的是天津商学院学的旅游专业，毕业后在某个沿海城市的一个星级宾馆中干过 3 年，从筹建到开业，他似乎有很丰富的社会经历。问他为什么要改行来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则答道：对文学有兴趣。当时在我的名下，有博士生和硕士生各 10 名，我一个人是照顾不过来的，当然有我的同事与我合作指导。但张元卿交给我的作业往往使我对他刮目相看，记得有一次他交的是厚厚的一本《高长虹论》。他是山西人，对他的同乡先贤，颇有研究。可是一到假期，他总往天津跑。似乎他有朋友在天津。于是，我就请他到天津图书馆去摸摸有多少通俗文学藏书的“底”。假期结束，他来交给我一大本手抄的目录，是天

津图书馆馆藏的通俗期刊和小说,使我知道天津这个北派通俗文学重镇竟有如此丰富的“资源”。

两年一晃就过去了。三年级,他来征求我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我说你对天津人文环境熟悉,你就写《刘云若论》吧。他认真地读了凡能找得到的刘云若的小说,写了四五万字的初稿。修改定稿后,我把论文推荐到一个刊物上去发表了。拿到硕士学位后,他说要到天津去找工作,他得向朋友“靠拢”。而我也从我的“角度”表示赞成。我的理由是,我们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的研究方向之一是近现代通俗文学,但我们研究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通俗文学比较方便,资料也易于得手,可是我们研究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派通俗文学就因地域关系,所知甚少。我希望他到天津工作后能重点研究北派,以补我们研究之不足。

可是他到天津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直到半年多之后才来信说,这些时候为找工作,备尝甘苦。由于不想使老师为自己担心,在没有找定工作之前,没给老师汇报近况。我想,他这半年多来,大概是白天出外奔走求职,晚上就蜷缩在友人的什么集体宿舍里度夜吧?他最终找到的工作是回他的母校商学院任教。他到苏州来读了3年研究生,现在绕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了原地。不过我也有点欣慰,他现在毕竟头上有一个屋顶,是天津的屋顶;脚下也有了立锥之地,是天津的土地;手里能捧上一个饭碗,是天津的饭碗。但他能完成我对他的期望与嘱托吗?我不敢去问他这个问题,以便让他能好好捧住这只饭碗。不过我有时夜半失眠时也想,还是让张元卿回来考博士吧。可是这也未必现实,一个人是要受社会上的各种复杂因素制约的。读了博士又能怎么样呢?

后来我的那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社会言情编》(全书的八分之一)被一位背信弃义的博士生抽走了,他不甘成为整部通俗文学史中的一编,除非整部通俗文学史改出丛书,他的《社会言情编》印成一个单行本,否则他自己去另找出路了,可是与我订

约的出版社又不同意用丛书的形式出版,于是这个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就好像一辆汽车少掉了一个轮子。对于背信弃义、口食承诺的人,我也是决不妥协的。到实在难于说服时,我就决心由自己动笔写这一编。不过出版社的稿约时间也不多了,要自己写就得拚命赶时间。在这样的危难之际,我想到了张元卿。他是否能帮我写北派社会言情部分呢?要找他也实在困难,不知他的宿舍——大概是陋室吧——是个什么情况,总之没有电话可通。只能是每个星期三下午,他们系里老师集中时,才可能帮我传呼他听电话。我只好写信向他给他求援,信中的口气倒是颇为严重的:

我因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心里也很愤愤不平,急于要找你为我分担些困难,所以写信给你,看看是否有这个可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困难,我不是不肯讲,而是一言难尽……我上次接到你的电话,你好像是在公用电话亭中打的。以后你在办公的地方先打过来,我只要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之后,你就挂掉,由我打到天津,我好慢慢与你谈我要你写的稿件的要求。

在我的印象中,你在京津两地图书馆读的书比较多,写这些东西基本有所准备,因此我才找你。而且你的《刘云若论》反映也较好。你写北派也较有把握。现在主要是时间问题。我要求你为我放弃这个暑期,我希望你能为我投入这些时间,也算是我们师生一场。如果能在九月一日开学前脱稿则最好。

张元卿很爽快地答应了,也将稿件按时寄来了。根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全书的体例又小改了一次,与我所定的南派通俗社会言情小说整合在一起,也看不出什么拼凑的痕迹了。这样全书140万字,经我再花3个月统稿,在1999年12月底,准时向出版社交了稿。我如释重负,同时,我也感到,张元卿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4 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

与嘱托，他在天津，虽然生活得很艰难，但他在业余时间对北派通俗文学的关注，倒是没有中断的。否则他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很短的时段内，将8万字的稿件如期交来。不仅是写了北派社会言情，而且将北派期刊也能说出个大概来。若平时没有积累，要按时完成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我虽然曾有让他再来苏州大学攻读博士的想法，但我收到他的北派社会言情小说分章和北派期刊分章时，我也有一种新的想法：这不也是一个博士学位论文的好题目吗？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精心琢磨，不也可以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吗？他在大学和硕士阶段，进的是正规的学校，那么如果他能自己抓紧业余时间，他岂非可以“自学成材”，成为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士吗？我对他总有这样一种期望。

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之后，2000年7月28～31日，在苏州大学召开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元卿也以作者身份参加了这个盛会。但他还没有告诉我出版一本《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的书。直到最近才在电话中传来这个消息，说天津古籍出版社已接受了这部书稿，同时将清样寄给我，要我为他写序。我觉得，张元卿是准备在天津扎根了。他要通过一个特定的视角去研究天津，使自己在学术上有所长进，有所成就。我觉得天津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地域。而且通俗小说也的确可算是一个有特色的窗口，有些作家将来是可以升格——毫无逊色地步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去的。

说到张元卿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一书的内容，我觉得，几篇大块文章是值得一读的。天津哺育了一批优秀的通俗作家，而这些通俗作家又为天津的社会人文环境“存真”，这是很值得珍爱的一笔文化遗产。有些社会面是许多新文学家所触及不到的，而我们研究天津却又非要懂得这些社会侧面不可。地域特色与文学品

格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通俗作家所烹调的原汁原味,有时要比新文学家的醇厚得多。张元卿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我认为是值得称道的。而《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和《北派通俗期刊史论》,是纵向的述评。这当然只是初步的开掘。特别是北派期刊的“家底”尚待进一步细细淘觅,时间离我们虽不久远,可是资料的散佚与湮没,实在是很惊人的。再说,我们研究新文学家,为他们写评传,是可以从他们的处女作读起,一直跟踪研究到他们生前的最后一篇作品。可是对通俗作家却很难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或许有人问,你还一知半解,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他们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抢救工程”,开始或许材料不多,只能是个初评,但初评公诸于众后,它就有可能引来若干读者来信,甚至找到了他们的眷属后人,亲朋好友(这些作家的后人往往不像新文学家的后代那样受人关注,过去他们因为自己的先人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而抬不起头来,更不会想到他们的先人曾为文学作过一定的贡献,一旦有了新的认识与估价,他们有时也拿不出比较完整的资料来),他们多少会指引你去找活的、新的材料。这样“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想毕其功于一役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像刘云若这样的大家,他如果不在张恨水之上,也至少可与张恨水并肩。但对他的研究,实在是很不够的。张元卿的硕士论文《刘云若论》之所以能很快发表,是由于编辑认为,这恐怕是第一篇较为全面评价刘云若的文章。

由此我再说说几篇零碎的小文章。如对李山野、董荫狐、戴愚庵、李薰风、潘鳧公等人的简评。这些作家到今还远没有见底,提出来就是为了引起读者与研究者的注目。例如戴愚庵,要了解鲁迅曾论及过的“青皮”精神,恐怕得读读他的“混混小说”,这就很有些研究的价值了。在研究通俗文学时经常会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作者的生平不详,甚至一片空白。既不知生卒年月,又不知生平行状……通俗作家群中也曾相互写过一些小传之类的短文,但往往不

符文学史史料的规范,既没有生年卒年、笔名籍贯,又不列主要作品系年,有的仅是热衷于奇闻轶事的连缀,或笑料趣谈的搜罗,连生平也语焉不详的。我对通俗作家生平材料和作品的搜集,有时却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我发表某些作家的初步研究成果时,就有读者告诉我线索,经我追踪,终于发掘一批资料;间或文章被作家的家眷后代看到了,又为我填补了某片空白。当那时,心中真有大庆幸,大欢喜!例如我在大陆和香港到处查找侦探小说大家孙了红的生平,我将所得的资料公诸于众,结果就有他的亲戚写了几篇文章,以补我的许多不足。我到处查找《亭子间嫂嫂》作者周天籁的生平,结果偶遇他的家属,于是我们相互交换手边的资料,成了很可信赖的朋友。毕倚虹之子乃诗人毕朔望,他来信问我关于他令尊大人的生卒年月日,以便回答家乡江苏仪征市志办公室的查询。我有根有据地告诉了他,他还赋诗一首相赠,这关系就更不一般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希望通过张元卿提及这几位作家,也使他能有这样的偶遇或巧合的机缘,去享受此类的“额手称庆”。同时更希望引发若干文学史研究者对他们作深入的研究。其实“抛砖引玉”决不是一句客套,特别是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这简直是我们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研究规律。

序

徐斯年

在社会一言情通俗小说作家中,我比较偏爱刘云若。

刘云若,人称“天津张恨水”。这一称号也许可以理解为刘氏堪与张氏比美,于二人之间无所轩輊;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先有张恨水成名于前,才有刘云若得号于后,前者名声之大,非后者所得以企及。因此,人们还可以认为:这个称号既有以刘云若为张恨水风格的近似者的意思,又有借用张恨水的名声来为刘云若“造势”的意思。

这些意思大概都不算错,在文学的“正史”上,张恨水的地位无疑应该排在刘云若之前。然而,作为一个不想考虑“正史”如何排座次的读者,我还是更喜欢读刘云若的小说:总觉得与张恨水相比,他的文笔更泼辣,故事更具戏剧性,笔下的角色往往给人以“呼之可出”之感,人物语言也更个性化。

本书作者将张、刘二人的风格分别概括为“中和”与“奇瑰”,是相当准确的。景孤血说刘云若走的是“淘气”的路子,讲得也十分形象、俏皮而又贴切;他还说刘云若善于“以丑为妍”,这一评价更有深意,涉及刘氏小说的鲜明美学个性。

“以丑为妍”的艺术境界,需要创作主体对客体进行更多、更强的“干涉”,包括剥离其若干非个性的层面而突显其个性层面,包括以主体的审美情趣改造客体,直至“化腐朽为神奇”(对于这句成语,在此不应理解为只适用于“丑”与“恶”的客体,而宜理解为适用

于一切“自然状态”的、“生活真实”状态的客体)。如此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不无一定程度的夸张,往往具有“变形”特征,既真实又更活灵活现,确乎比现实生活中的更加鲜明、更加生动、更加具有始料未及的审美意蕴。我读狄更斯的作品时深有此感,刘云若则是中国通俗小说家里最带“狄更斯味儿”的一个(虽然有时稍嫌“过分”,似乎尚未深入堂奥)。也许,这就是刘云若与张恨水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的创作个性之所在。文学的“正史”在肯定张恨水的历史地位的同时,至少不应忽略刘云若的存在,并应充分肯定他的创作成就及其独特性。

刘云若的意义还在于,他与张恨水都代表着 20 世纪 40 年代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北派通俗文学作家群”。在这个群体里,写社会、言情小说的,除张恨水、刘云若外还有董荫狐、陈慎言、陈墨香、李燃犀、李山野、李薰风、耿小的、戴愚庵等,写武侠小说的,则有著名的“北派五大家——宫白羽、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以及徐春羽、望素楼主等(赵焕亭亦为大家,但 30 年代即已成名;王度庐既写侠情小说也写社会言情小说,后一类作品的风格颇近刘云若,但其创作皆完成于青岛,与京津文坛几无直接关系)。这个作家群形成了 40 年代中国通俗文学的主流。

有的研究者认为,40 年代是通俗小说(他们或称之为“民国旧派小说”)的衰落期。我对这种论断不敢苟同,而且认为,以张、刘、宫、李(寿民)、王、郑、朱为代表的北派诸家的创作质量,在总体上明显高于 30 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礼拜六派”。所以,这倒是通俗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新的上升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北派的几位名家在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上,都不同程度地自觉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影响,以通俗小说的创作实践较为自觉地开始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一批显示着“传统”如何吸纳“现代性”而又不失其为“传统”的范本(广义地说,“礼拜六派”作为近代都市文学,从出娘胎之时起

也就带有“现代性”，但上述北派名家的情况与之有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发展趋势，在大方向上与南方的文学景观有一致之处：在南方，40年代也出现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作”“互补”的势头，《万象》杂志的创刊和长期存在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但是当时南方的通俗小说创作成就却远逊于北方。这个以“北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创作发展的新阶段，在1949年之后倒是截然中止了（这不是“衰落”，而是“断裂”），然而作为创作流派，其薪火在港台仍未熄灭，而且得到了更新的发展，并于30多年之后由琼瑶、金庸把它重燃到了祖国大陆。这篇小序不可能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无非祈望文学史家注意那段复杂的历史，多作宏观的考察和研究，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不少新鲜的东西，有助于“大现代文学史”的构建。

几年前，作为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我审读过本书作者的论文《刘云若论》。这是当时我所看到的第一篇系统研究刘云若的作家论，文中包含不少关于天津文化和刘云若生平的第一手资料，足见作者用功之勤、学风之踏实。该文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后，我曾建议作者整理出一份刘云若的年表，并希望他在继续研究刘云若的同时把视野扩展到“北派通俗文学”。现在，这部《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的校样摆到了我的案头。原来的学位论文已经扩展成3篇专论，作者对北派通俗小说研究的轮廓也已勾出并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果，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关于天津文化和北派作家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的勤奋再一次使我感动，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在克服求职和生活的种种不顺，在业余笔耕的情况之下完成的；作为“过来人”，我还深知挖掘此类资料的艰辛。作者尚年轻，这个课题他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宽广的研究，我期待着他的新成果。

序

曹惠民

张元卿君，山西人氏，原本并非读的中文系，但1994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苏州大学，随范伯群教授和我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弃商从文”的这一选择，当时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商潮滚滚的当下，还如此钟情于文学，实属难得。

然而，现实总有不如意处。1997年，元卿学成，却未能如愿到“对口”的单位从事“对口”的工作。尽管如此，他仍不改初衷，继续他的文学研究。现在，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即将出版，我自然为他高兴。多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可喜的成果，对于一位钟情于文学的有心人，这大概是最好的回报与最大的安慰了。

元卿非学文出身，似乎在专业的“系统训练”上，也许比中文系学生有所欠缺，其实倒也自有他的优势。记得进校后，他们一届同学做的第一次小论文，是关于新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题目，元卿选的是“文学研究会”。或许正因为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元卿的论文几乎没有什么框框与套路，笔致劲健，每能率直而言，颇有他个人的独到之见，给人以清新之感，另有一番气象。

3年的读书生活，元卿过得很充实，很有收益。到他做硕士学位论文《刘云若论》时，他的文笔与见识，确已显示出长足的进步，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其实，从硕士阶段开始，他就已经对民国通俗文坛上的“北派”作家分外留意，南北奔走，泡图书馆，查阅那些几十年无人问津的史料，这样就有了他的一系列关于津门小说家的研究，有了他对津沽地域特征的认识，有了他对北派通